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廣聽録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閻澧

經部二

尚書廣聽録目録

書類

臣等謹按尚書廣聽錄五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欲注尚書而未及因取舊所雜記者編次成書用漢志書以廣聽之語名之奇齡嘗語其門人曰尚書事實乖錯如

武王誥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寧周公周公
留名公皆並無此事是書之意大約總爲辨
證三代事實而作初作於禹州繼撰於嵩山
凡屢易稿至作尚書寃詞訖而始删成爲五
卷其堅護孔傳至謂安國解舜典文與周禮
同者乃相傳之虞禮並非出自周禮夫杞宋
無徵孔子已爲興嘆不知相傳之虞禮竟出
何書可謂偏執己意不顧其安然於名物典

故則援引考證時有可采置其臆斷之說而取其精核之論於經義不無小補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廣聽録卷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予七歲受尚書是時當崇禎之末經師弟授宋儒蔡沈註本無餘事也稍長聞有為古今尚書辨者而疑之然是時守功令赴試雖稍稍旁及他說而究無成學既則丁國變流離走四方偶有論及亦無書可據唶唶而已漢藝文志曰書以廣聽予讀宋儒書不能于此外有所

推曁而往往以聽而廣其說是廣聽者本以書廣今乃以聽廣也因取舊所雜聞者編而記之名曰廣聽嗟乎其廣也與哉

放勲堯名史本紀曰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勲立是為帝堯與舜本紀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並同故趙岐註孟子曰放勲堯名楚詞就重華而陳詞王逸註云重華舜名帝繫曰瞽瞍生重華是為帝舜是以大戴禮五帝德篇帝堯高辛氏之子也曰放勲帝

舜橋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禹高陽氏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是堯舜禹皆當時通稱之號而放勲重華文命則實其名此歴考諸書而無不然者獨孔安國傳作倣功解謂規倣上世之功而其說不明于是蔡註又改放作至解毋論推至其功說仍未明即此史文開卷遽加以贊詞二字非號非謚一如後人題綽楔者恐無此理故孟子善讀書直作名解以帝乃殂落改作放勲乃殂落此非帝名乎使契爲司徒放勲曰勞之來之此

非帝命之誰命之乎

蘇軾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何事耶予謂善解經者不在解而在通敷四海誠難解然在諸經有可通者禹貢曰禹敷土此即敷四海也商頌曰禹敷下土方此即禹敷土也敷土敷土方不必别有事矣大抵禹職治水事在四海故曰敷于四海此如周頌般詩成王廵狩天下而曰敷天之下詞例並然非有他也不然禹不掌教有何文命作貢聲教征苗干羽不得謂神禹以

文治也
或謂堯舜禹湯是名放勲重華文命天乙是號又不然
湯以天乙為號見乾鑿度諸書然湯則斷不是名伊尹
咸有一德竟稱尹躬暨湯豈臣可名君乎且論語引湯
誥儼云予小子履則湯本名履與放勲同觀此則堯舜
禹之非名更可知矣若顔師古註史記又謂堯舜禹湯
皆是字則皇甫謐帝王世紀謂禹名文命字密而系本
云鯀娶有辛女是生高密字禹字密吾又安從定之

然則何以處皋陶謨曰古史記載之體追述往昔必加曰若稽古四字其下或記事或記言如帝堯曰放勲記事也皋陶曰允迪厥德記言也後儒誤以曰若稽古帝堯連讀耳若益稷無曰若稽古四字則原屬一篇觀伏生二十九篇不分益稷可驗也乃陋儒辨此謂放勲是名允迪何以不是名則放勲是贊詞豈允迪二字亦贊詞耶

克明俊德孔傳能明俊德之士而用之明即明揚俊即

俊乂皆虞書所有若云能明大德則大學引經之解可解經乎大雅於緝熙敬止必不能以止之助詞作止善解也況俊不訓大故大學改峻字令原是俊字而反訓作大則大學改此多事矣往有問先仲氏曰俊德何以不訓堯德曰以俊德頌堯頗無理且堯德已具前節複頌贊矣然而明俊乂何以先于親九族曰學記曰師無當于五服五服不得不親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天與日月皆左旋從來天文家皆言天左旋日月右轉此自有説按歴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竒天行一日餘一度日行則剛得常度而比天為不及一度月則較日少十三度矣然而作歴家以退步為進步法以順數難算逆數易算如十二律進數為隔八相生不如退數隔五之較捷是以周髀諸歴與考靈曜乾鑿度諸緯書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以退數作進數之歴算也乃晉天文志及吳王蕃傳有云天圓如倚蓋半在地

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因天西旋而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東旋蟻西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于是言歷之家皆墨守蟻行磨上之説牢不可破而不知大謬者夫蟻行磨上謂蟻足著磨而不可脱也今日吾不知其有足與否其不能著天而嵌身碧落與羣星等此易曉矣且日行黄道嘗卑于天月行諸道又嘗卑于日故凡製渾天者必先製天儀一層謂之六合儀而離六合而次近於内然後作日月五星之儀一層謂之三辰儀其

間兩層相去不知何等則亦相離而不相著之極致矣乃謂日行之道天得牽之吾不解也

嘗見徐仲山傳是齋日記有云天地一大陰陽也天之中日為陽月為陰然而皆左行者以天陽也日為陽之陽月為陽之陰也地之中山為陽水為陰然而皆右行者以地陰也山為陰之陽水為陰之陰也

易曰天行健又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夫陽必健而在前陰必弱而在後故天為最健行越常度日為次健不失

故步月則弱而歉多矣星則尤弱故直不能行而附天以行令天守常度而日行一度則日健于天一等矣而月行十三度則月健于日且十三等是陰陽翻覆不止先迷之有失而謂考九黎之變掌五紀之常者如是乎況歲者天行之名也日者日行之名也歷以日為主以歲為紀而月則分抖于其間故月行之數即謂之月月者月行之名也葢天為至尊不能狎接必匝歲而日與月得偕就之日為次尊可以間接茍越三十日則月遂

得與日為合朔是歲者天行之名其一日越一度而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成一歲者非天乎日者日行之名每日行三百六十五度而適一周為一日者非日乎月者月行之名每行三十日或二十九日而成一月者非月乎

此其間有一定之時百刻是也日行晝夜一百刻是其常時毋論晝夜長短而第以百刻為準故日行一周天而時之百刻已盡何則以日有常行也若日行多一度

則將有刻已盡而日未休者不得日行止于是百刻亦止于是也此時之可定者也又有一定之度三百六十五度是也惟日得常度天左旋而越一度故自立春始至立秋而春夏所見之星齊入于地何則以參差在天也若謂天得常度日右旋多行一度則必自立春日始日向東入地多行一度至立秋而三百六十五度已行過一百八十二度半將日仍出地而從西上矣此俗所謂西方日上時也大謬也然世之墨守者又必執明太

祖之說以為口實明太祖云曾于軍中觀乾象當天清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葢列宿附天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不知此即月之退也其東過之丈許即月東退之十三度也雖月亦西行未嘗退東而天行急西則月雖西進一若退而向東者葢其所指之一星即天也星附天者也太祖亦知此星之即天故曰列宿附天而其所偶未明者而不動三字耳人有趍舟行而疑岸

動者此不知不動者也有見月入雲而反疑雲不動者此不知動者也假當是時有對揚于帝前者曰夫亦惟列宿之動故月過東則疑義已釋而世人所執必是蟻行磨上與太陰過東兩說予故于辨次而併及之

納于大麓孔傳作大録官名使大録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令迷錯愆伏謂之不迷此說固謬大録機政與百揆何異且烈風雷雨非汎指陰陽愆伏言也故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往勿

迷而鄭玄直云入麓伐木差可解説第伐木二字無據堯納舜于山麓亦無謂且與上納于百揆諸文不合耳徐仲山日記謂大麓官名特非是大録機政之官是必當時洪水未平或間試之作司空官有名為大麓者如周禮衡名川林虞名山澤之類以此乘載而遇風雨理故有之若孔傳則大有所本非杜撰語王充論衡云大麓三公之位以一公之位而統録三公之事桓譚新論亦云昔堯試舜于大麓者領録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

班固紀竇憲功德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且前此孔叢子亦有之宰我問孔子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于尊顯之官使大麓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明舜之行合乎天也則孔傳純襲孔叢子以為言又王莽傳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師古曰謂為大司馬宰衡時

五瑞為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與周禮典瑞文同五

禮為吉凶軍賓嘉與周禮宗伯文同二生一死為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與周禮六摯文同說者遂謂此是以周禮解虞禮而陋學紛起併謂古自有五瑞五禮及生死等物並非此數予謂此皆不讀書人所言向使此註出于馬融鄭玄諸儒則所據者是周禮此註出于安國則所據者是真正虞禮何則以安國不曾見周禮也周禮出于武帝末裁經進獻而國家多事遽收入祕府雖五家禮儒尚不得見他儒亦安從見之是以西漢學

人並無一語一字及周禮者至漢成校書始頒于世安國作書傳則正當漢武末周禮祕藏之際其偶與周禮同者必尚書舊來原有是說斯時去古未遠得以襲入此正見唐虞典禮與三代同亦正見周禮一書猶得存前代之舊互相照証而不讀書人反攻以為僞亦可憾矣是以正義所疏皆周禮原文而安國所傳則其義與周禮同而其文並異此亦不襲周禮之一驗耳

若謂唐虞有四岳九官十二牧諸名並無五等公侯之

爵不當以公侯圭璧妄釋五瑞則望秩山川安國亦卽以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為解其時周禮禮記俱未出也此必古來釋文如是矣益虞廷二十二人皆六官之列而五爵通于邦國當在州十二牧之外安見當時羣牧不卽以五等列封爵者覲其曰班瑞羣后又曰肆覲東后則羣牧之下已皆稱后既稱后則五等爵矣是以帝王世紀云帝摯封異母弟放勳為唐侯國語稱鯀封于崇為崇伯尚書逸篇謂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

諸侯則侯伯封爵早有明証誰謂始周禮乎

況周禮典瑞典命諸文在大戴禮朝事篇有之原雜參前代之禮故三帛在周禮亦有諸侯世子公之孤執皮帛二物而惟帛無色孔傳直註以纁玄黄三色此皆據朝事篇文明有所受是以王肅註此亦有諸侯適子執纁公之孤卿執玄附庸執黄之説此正虞禮與周禮相表裏者

祇五瑞五玉似有分别周禮六瑞六摯原屬兩事瑞是

天子所頒故輯以為信玉是諸臣所將故執以行禮五瑞是瑞五玉是贄似不可混但六瑞不及卿大夫士以非五等也六摯竟不及公侯伯子男祇以孤卿附庸及諸侯世子為言豈五等不當贄與按春秋相見皆以五瑞為執見之禮則即此五瑞原可為贄如左傳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侯執玉卑其容俯奉圭秉璧此並非朝覲輯瑞時也是以周禮于六瑞四圭二璧之後直接六摯謂摯同此瑞而于典瑞職云執此五瑞以朝覲宗遇

會同諸侯相見亦如之則明以此圭璧之瑞作相見禮矣若近代儒者又有引禮註五等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大小各如其瑞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以明别有五玉不是五瑞然此是享玉非相見執玉也典瑞曰諸侯相見而此曰諸侯相享可誤用耶

乃蔡傳遵朱元晦說改本文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移之如五器之下卒乃復之上則于經文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一十五字相仍解釋為不通矣

經文謂東后來覲者凡玉帛生死一齊來贄但玉則禮畢還之餘不還耳此與聘義已聘而還其圭璧禮同盜器即是玉典瑞掌玉器之藏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聘禮以圭璧璋琮為四器如五器者如語詞謂若是五器也自蔡傳割截如五器三字則于卒乃復句不得不以禮畢而復還故所為解夫以一歲周四岳而必一岳一還朝則于時有不給若以後岳還前岳則于事理又未通且歸格藝祖明云巡畢始歸此時未復也如曰又至

一岳名復則前行非反步也如曰諸侯復去則以東后覲東岳行不出境未可言復且諸侯可先去乎
象以典刑卽五刑也故次于五刑者則流以宥之於是以鞭以扑以贖由漸而輕然總以五刑為之準觀其後曰象刑曰五刑五用則唐虞自有五刑可知也自後儒好為仁者之言謂五刑始于苗民之惡實造五虐之刑以為法唐虞未必有此因以畫衣菲屨蒙巾截領為象刑此在荀子已早辨之卽班固刑法志亦論及之不必

贅矣近復有舍畫衣菲屨而取本文所列者定為五刑曰鞭扑贖流殺夫大刑惟殺則其可蔽斯刑者何容指數而乃舉怙終一例以當之固不倫矣且向惟五刑甚于流故作流以宥五刑今五刑祗鞭扑而反作流罪以宥鞭扑世無是理且流為五刑之一即有所宥祗四刑耳況贖則不必宥矣曰宥五刑則以流宥流猶闕一刑又況帝有後命明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其為五刑五流者有名有位有次有地未可冒

昧并抹去也

或謂揚子法言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刑三千漢刑法志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用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信此則肉刑始夏后氏矣得非唐虞無五刑乎曰此則據左傳而誤解之者左傳昭六年子產鑄刑書叔向詒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明言三代末王因亂作刑而冒為先世之名

以誣之非謂禹湯文武作亂刑也漢人據其語而不解其意且見虞書五刑但有五數而無其名至商周之書然後太甲有墨刑盤庚有劓刑康誥有劓刑刵刑至呂刑而五名俱全因謂禹創而商周順用之吾嘗讀國語而稍悟其說國語與左傳同出筴書而國語論五刑則直為虞書作觧有曰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鑚笮薄刑鞭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謂之三次則是前古五刑並及膚肉名雖小

變而刺殺並同故三就之名更為三次孔氏即取其說以作傳然且劓墨未形而反多刀鋸鑽笮之具一似苗民之造椓黥商君之增鑿顛與抽脅者然則五刑三就其不能離肉刑以為說有如是也

自是之後漢文除肉刑而宮刑未除是以孝武時司馬遷猶罹其法至隋開皇年則并宮刑亦除之于是隋唐至今皆以笞杖徒流死改作五刑而天下未嘗不治此正今法之勝古者乃新安朱氏又謂傷肌膚以懲惡亦

王政之一端意欲採陳羣之議復宫剕二刑使淫盜二罪可絶禍本雖殘其肢體而仍全軀命為上合先王之意則以獄市煩多請謁貨賂無所不極如斯世而斷肌傷體一不當而計無復之斯又為前説者所不道也

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殂落此是舜典文而曰堯典者以堯典止于此節蕭齊時誤以曰若稽古帝舜節冠之慎徽五典之上觀五帝堯本紀實以曰放勲起至帝乃殂落節止可驗也其後舜典末節與堯典同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卽二十有八載也陟方乃死卽帝乃殂落也第陟方二字世多不解一以陟方為死猶言升遐也則乃死二字贅矣一以陟為死猶言新陟王也則方乃死尤贅矣惟孔傳曰升道南方以巡狩而死于蒼梧之野此是正解而或反疑之曰道何以升則商書曰若陟遐遐亦升升不必高也曰陟何以方則周書諸侯朝于方岳又曰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巡行曰陟四方曰方猶言巡方省方也然則舜以巡行

死矣是以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史記曰舜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國語舜勤事而野死皆與孔傳合而或又曰孟子謂舜卒鳴條何以不信孟子耶曰鳴條不知在何所世久疑之矣且經無見文始信孟子陟方者經文也舍經文何信焉

作士是官名尚書大傳註于夏書云所謂六卿者一后稷二司徒三秩宗四司馬五作士六共工其云汝作士者與汝后稷汝共工同與汝作司徒汝作秩宗不同但

周語云稷為天官此正大傳所稱六卿之首之証然止稷一字是官名雖他稱后稷而后不必官得毋作士亦如是乎特其時有以官稱名者稷官稷而名棄故帝命曰棄而史書曰讓于稷契暨臯陶官與名雜稱若共工四岳則但有官無名矣古稱名不一如此

四岳姜姓伯夷亦姜姓故國語曰姜伯夷之後也則伯夷與四岳祗同姓耳世本謂祝融曾孫生伯夷封于吕為舜四岳則于舜之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為難通矣歷考書傳四岳為一人為四人尚不能決必求其人以實之亦何必然
舜格于文祖此與受終文祖歸格藝祖同一堯祖廟藝即文也特是堯三年喪畢舜始即位則此時應有堯主入廟可就廟受命而仍稱文祖者統所尊也葢堯是黄帝之玄孫玄囂之曾孫蟜極之孫帝嚳之子此七廟不知誰是祖廟五帝首黄帝其前不可考矣禹受命于神宗是舜祖廟其稱神宗亦統舜祖廟言之但其廟甚備

正義據帝系謂舜亦黄帝之後黄帝是始祖昌意其遷祖也顓頊窮蟬為二祧敬康勾芒蟜牛瞽瞍為四親此七廟皆具者

蔡註據蘇軾之説謂神宗堯廟且謂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神宗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殊不知堯既巳天下與人則此時天下非堯天下矣此所謂公天下也若猶是堯之天下則私天下矣且其意不過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

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天下豈有身為天子而不為宗祖立廟者若然則孔子所謂宗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言則天子不事七世而欲使諸侯事五世叵通之論也且祭註引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証堯廟矣正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七廟故得禘黄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黄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不得不郊嚳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

不得不以郊祀配天屬之嚳宗祀明堂屬之堯耳故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其所郊所宗皆無廟之主但有特設而不得移主于廟者而蔡氏以宗堯証帝堯之廟則但見宗字相同便强引作據又何曾于宗法一考究乎

特益稷篇內有祖考來格馬融謂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韶九成觀之則禹為舜與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爾時始死觀舜踐

帝位後常載天子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以堯子丹朱為勝國之賓反來助祭則舜于即位後明立七廟而祭註于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為誰祖誰考天下有註經如是者乎其意但欲糢糊此一節祗為讚韶樂之美而及鬼神及生人及鳥獸則以祖考而下與生人鳥獸同呈秣聽大無理矣且樂奏専以祀天地祖宗無虛奏者若然是無事擊鐘荒淫之事也且無虛奏樂而遍招虞賓號名羣后者若然是吳人作伎邀請賓客

作勝會也且前王之後惟助祭然後稱賓詩稱有客振鷺皆言見廟助祭是也若但來朝會則周襄王會踐土其冊書載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羣后耳何嘗以宋為周賓乎

念茲在茲四句正言臯之邁種德而民懷之也君民相感必先治已而後可治人念我耶去我耶在此而不在彼也欲以明言我欲以誠見我在此而不在彼也夫如是而功可思矣不惟德矣此說在魯臧武仲釋書有之

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妻以公之姑姊而厚賜從者于是魯多盜武子乃使臧武仲詰盜而武仲辭曰子為正卿而召盜我安能去之紇聞在上位者灑濯其心軌度其信而後可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固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云云

尚書廣聽録卷一

尚書廣聽録卷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奠高山大川奠作定解然是定祭山川之典禮非安定山水之謂也史夏本紀改作定高山大川而馬融作註猶曰定其差秩祀禮薦漢世相傳本如是也至班氏地志仍作奠高山大川而顔師古反謂高山大川各得安定則直置禮典無有矣古巡方尚秩山川今明明治水

始則奠以祈之終則旅以報之其在情與禮皆所應有是以禹貢開首曰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而結文即曰九山刋旅蓋初以刋木祭山川而後則祭山川以謝刋木一祈一報一奠一旅首尾照應而總歸于刋史文之有體而有要如此若曰安定則此時固未能即曰定其大略則禹意中事史文又安足記之

三江舊皆以導漢文有東為北江導江文有東為中江遂疑大江即三江故孔氏于東為北江傳云自彭蠡江

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于東為中江傳云有北有中則南可知葢謂經文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然有北中自必有南此所謂三江者也至周禮職方氏其川三江賈公彦遂遵其說謂江漢兩水至尋陽南合而為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為三道而入海故揚州有三江此皆據經文而誤解者經文江漢合流後只為一江並未分三即此一江亦獨自入海並不曾入震澤此皆經文所無有非復山川陵谷古今遷變可藉口者

況三江九河既有數目則必實按其數非朝三暮四可以狡獪之術解古經也按導漢導江本是兩水及導漢至大別而南入于江則一水矣一水必有名今兹入海者名江乎抑名漢乎漢既已合江則漢不可名而徒名為江則又何以别于本為江者因以漢在北而南來入江名為北江則此北江者漢也若本江則自合漢後東會彭蠡而又東入海將何以名第名江則無以處漢而苟名南江則漢入江江不入漢南北相抗其于主客之

義安在因名爲中江中者内也非外至者也如内衣曰中衣治内職者曰治中也又中者身也卽本身也如射義侯中謂射侯之本身也則以本身是江而又不從外入故曰中江是中江卽大江矣以大江與漢兩大水入海而愚妄之疏乃欲增一江以抵之爲三不可笑乎乃地理志則又襲北中之說加南爲三而于大江一水又明知無三分入海之事因别造爲三水而又不能實指爲何水何名仍曰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

江從丹陽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南江從吳縣南東入海則既無其水又不能尋其入海之道在經籍固已昧昧而古老今人世處其地亦不能自拔自據以為說則明是誤襲經文北中而加南為三從孔傳而小變之真夢中又說夢矣

若蔡註松江婁江東江之說則本之庾仲初吳都賦註此以吳地註吳賦定不他及且其意妄疑禹貢三江入而震澤定則必于震澤有相關者因盡取震澤下流之

水以當其數然仍少其一所謂東江者則從無此水雖多少寛認而必不得則亦可已矣況松江即吴淞江與婁江皆震澤之委以為三江之一則有之若以為即是三江則儒者之説不可聽信吾將以經傳折之國語夫吴之與越三江環之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吴也耶向使此是三江則此車轍水不能環吴焉能環越且此吴地也與越何涉反云與越爭三江之利豈有此理嘗在史館作館課文予主韋昭國語註曰三江者松江

浙江浦陽江也揚西偏之水莫大于彭蠡東偏之水莫大于三江與震澤故舉彭蠡震澤及此三水而已無餘事今遍搜揚州大水有外于彭蠡震澤浙江浦陽者乎若夫江則九江江漢所重在荊而此則第以沿于江海一語傍及之葢浙于揚為最大發源新都綿亘太末間淫灂千餘里滔滔歸海較之揚子尾閭為尤濶故枚叔七發所謂廣陵之曲江者指浙江也曲者折也浙江出富春而作一折名為浙江天下惟浙江有濤故七發盛

稱之今試問維揚之地有曲江乎維揚之大江有濤乎

是浙江為揚州極著之水禹之入會稽者為此江吳越

之相環而相爭者亦為此江也至浦陽江則專在越地

鍾于烏傷而環經諸曁餘姚諸縣而北入于海春秋時

皆以此稱三江之口吳越春秋所云范蠡去越出三江

之口正指其地故南史謝靈運傳有云使薛道雙合鄉

里健兒篡之三江之口是三江舊名自春秋至今不改

是以桑欽水經妄求南江所在謂南江逕宣城寧國為

長瀆注具區東而松江出焉則即以松江為南江固無理矣乃又云奇分為三江口又東至餘姚入海則亦指此三江口為禹貢三江之一因詳記其入海之處而第不曉三江口之即浦陽致誤以長瀆并松江屬之夫松江長瀆必不能越浙江而到餘姚入海也審矣至酈道元水經注又妄求東江所在謂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亦明以浦陽下委為東江為三江之一而又不知臨平之不能越浙江而通浦陽故一往不

合然而浦陽之為三江則桑欽之經酈元之註其蹤跡皆可驗耳

九江有兩說一是大江至荆州分之為九此禹貢九江也一是廬南彭蠡湖改名九江此漢晉九江也若宋儒謂洞庭是九江則杜撰矣何以言荆州九江也禹貢于荆州曰九江孔殷則九江原在荆州界内孔傳云大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而正義謂大江分而為九江猶大河分而為九河是以桑欽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西

北詳其地當在今荆州之西岳州之北而張湏謂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總不離今荆州上下而自禹治水以後不知何時湮没名存而形毁一如九河之不可蹤跡此考之前儒所説而皆脗合者若其江名則張僧監尋陽記云一烏二蚌三烏白四嘉靡五畎六源七廪八提九箘凡寰宇記尋陽地記以及張湏賈耽李宗諤皆有九江圖名雖稍有參錯而什七尚同若彭蠡九江則始于司馬遷作史記有余登廬山觀禹

疏九江之語而劉歆遂謂湖漢九水入于彭蠡致班氏地理志于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其南因之應劭鄭玄輩皆曰九江在廬外而于是沿襲之久竟以彭蠡作九江矣夫禹貢分州之文九江在荆彭蠡在揚兩不相涉即導漢導江亦明云過九江至于東陵然後東會彭蠡是九江彭蠡不惟兩地燕隔東陵而溷作一水此馬遷之誤而世復誤襲之則直曰此非禹貢水道可一言斷者

乃水旣移易而郡縣之依水以立名者亦漸就遷變遂門戶分承互起爭執考秦時九江郡在荆州西陵蘄春之閒漢初革而復置遂漸移壽春則已近揚矣至新莽變制竟改壽春之九江為延平郡而以江南之豫章郡改名九江且以柴桑為九江亭于是揚州之彭蠡則真為荆州之九江焉然此新九江非舊九江也至東漢仍改如舊而晉則又改舊九江為淮南郡及惠帝元康元年割荆揚諸地合十郡并名江州凡九江新舊總為之

屬初猶治江北岸後温嶠移治湓城及永康改元隨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置尋陽一郡而屬之江州至元帝渡江復于潯陽郡內置九江一縣于是江南江北新舊九江與夫九江水九江郡九江縣悉在此地而膠固之徒且有執史記以難禹貢者矣

若蔡註云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則漢九江郡並無尋陽尋陽本漢廬江郡所屬與九江無涉相傳漢置九江郡在壽春其地名為潯水城與尋陽名

近因遂以廬之尋陽謂卽九江非九江有尋陽也

至以洞庭為九江則宋人胡旦晁說之輩並創其說然總無証據卽所引湘沅澬澧諸水亦參錯不一且反覆導漢導江文又並無洞庭蹤跡可以究認乃謂東至于澧澧卽洞庭之一為湘沅澬澧之澧則澧卽洞庭也既東至于澧又云過洞庭不合又謂至于東陵東陵卽巴陵為洞庭出江之口則此出江之口卽大江之所為東行而過之之處也過洞庭于此至巴陵亦于此又不合

如是則其説可廢矣水經曰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北雲土是地名韋昭曰雲土今為縣地理志江南有雲杜縣杜即土字音之誤也盖雲夢兩澤名左傳稱雲中又稱江南之夢皆指澤言故司馬長卿子虛賦雲夢者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其水甚大而其傍土地則加土字如南郡枝江安陸皆有雲夢城類舊註土薫上下有雲土夢土史文以省字薫之此為近理若云雲土謂水去土見則雲夢大澤也能見土乎

地志雍州之地無黒水或云在燉煌郡今滇蜀之交有瀘水孔明出師表所稱五月渡瀘者瀘盧黒色又名金沙江以江沙出金也唐樊焯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南海今麗水亦名麗江即金沙江周興嗣千文所云金生麗水楚詞所云黒水玄阯皆是其地

導山導水馬融王肅輩皆有三條之説以導岍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南條獨鄭玄分作四列以導岍為

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冡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陰猶北陽猶南也其分三為四者謂導岍為河西傾為淮嶓冡為漢岷山為江以四大水列四大山也蔡註改作南北二條則猶是鄭意而名則變矣

太行恒山即北嶽恒山也在今真定曲陽縣西北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山鎮曰恒山註曰恒山在上曲陽是也漢武天漢中修封泰山還過祠常山瘞玄玉二事即在其地或以恒州渾源州恒山當之謂古時北巡盡

在渾源後以山顛飛一石至曲陽而山石兩豁中空如陶歴代祛升登者皆就近祠曲陽而渾源遂歇此亦傳聞之末可信者第北有兩恒山其誰爲北嶽則舊儒多云在曲陽耳

敷淺原在本傳云一名傳陽山在揚州豫章界在國語註亦云一名傳陽山在豫章在史本紀註亦云一名傳陽山在豫章至漢書地理志則于豫章郡歴陵縣下直曰傅昜山傅昜川在縣南古文以爲敷淺原葢傅即敷

字易卽陽字傳陽者敷淺之别名是其名其地記載歷然而朱子又欲以廬山爲敷淺原則凡書皆不足憑矣元王耕野曰敷淺原恐非廬山高平曰原而又名敷淺則必平衍非高山可知若謂山之高者可以辨疆域則禹所記者舉疏濬所及言耳非周制職方表高大也不然豫之嵩嶽舒之灊山江東之茅山九華何嘗不高而不一及之何耶

朱元晦謂東滙澤爲彭蠡于水道不合彭蠡合諸水而

自為豬非有藉于江漢之水而始成滙者且彭蠡在江南不在江北又曰東迤北會于滙則直相左矣因援鄭樵說欲删此二句而未果也至吳澄著書纂言則遵朱氏說將二句移改作一處以示删去則直無忌憚矣學人貴虛心則亦當略通儒說以求其義其曰東滙澤為彭蠡者非謂彭蠡為漢水所豬也按孔傳云滙迴也即夏本記漢地理志俱曰滙回也謂漢水過彭蠡而迴旋焉耳彭蠡自為澤而漢東過而滙之因曰瀠洄其中而

後去者爲何水爲彭蠡也其曰東迤北會于滙者則北會字不連而迤北字連迤北者靡迤邪迆之形謂江水至此其于東行之道稍迤向北而彭蠡南出適會之洄漩之間益江迤北而會于滙非彭蠡在北而又作此滙也此則經文之易明者也

鳥鼠同穴是一山而四字名者西傾朱圉鳥鼠是舉偏名導渭自鳥鼠同穴是舉全名也爾雅鳥鼠同穴其鳥名鵌其鼠名鼵郭璞曰鳥常在外鼠常在内共穴而居

故其山以是得名此則山川禽鳥共耳共目經文傳説可証可據者而猶曰鳥鼠與同穴是兩山則未免過强矣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今臨洮渭源縣即漢首陽其地有鳥鼠同穴山但或稱鳥鼠或稱同穴亦猶禹貢互稱耳舜肇十有二州而禹又分之為九此正洪範所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禹法九類以治洪水因復改為九觀禹貢凡山水皆加九字如九州九山九川九澤是也其後周禮爾雅皆仍九

州然周禮有幽并而無徐梁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各于舜十二州別有取舍又不同

九河九江尚有水可計數若莊子天運篇九洛之事則洛安有九乎前人有云古多以九名不必九數太湖一湖而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名九澤必欲以西傾鳥鼠實九山胡蘇馬頰實九河則九澤九淵不可問矣

夏本紀于導岍及岐上加導九山三字于導弱水上加導九川三字意欲以此山水實九數也司馬貞註九川

則實以弱水黑水河濟江漢淮渭洛定作九水而適相合至山澤則參錯矣乃節取諸山以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内方岷嶓之謂皆經文中領首一山也然文所首稱何足定數葢其所導山實二十有七隨取所及所至縱横數之皆不能限之為九則何必然矣若九澤則或以雷夏大野彭蠡雲夢滎波菏澤孟豬適是九數然震澤現名澤而反不列九澤之數何以解之書序夏啓作甘誓而莊子說苑俱謂禹攻有扈呂氏春

秋又謂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獨史記云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此主書序說也其後馮衍賦訊夏啓于甘澤兮殤帝典之首傾亦謂是啓事若王逸註天問旣以有扈牧豎擊牀先出為啓攻有扈親于牀上擊殺之又以終斃有扈為澆滅夏后相相遺腹子少康仍滅有扈則旣以為啓又以為相之子自相矛楯且與吕覽夏后相與有扈戰甘之說亦同亦異漢儒解經之難據如此

有扈聲罪但以五行三正為辭而並無罪狀世多不解

大抵有扈之叛謂啓私禹之天下而不以予賢故不伏
啓因以天命折之謂五德相禪三正遞改皆天命攸行
所謂天之歷數在是者而侮棄不遵是逆天命也天用
絶其命矣家語孔子答季康子曰古之王者易代而改
號取法五行如包犧氏以木德王神農以火德王類故
漢律歷志云堯以火德王嬗天下于有虞是為土德火
生土也舜又以天下讓于禹土生金是為金德三正記
云正朔三而改子月天正丑月也正寅月人正此在軒

轅高辛巳早行之故論語云行夏之時謂有夏適行人正得時之常是夏雖繼世而于行為金于正為寅地行人正統承天歷命在故也又夏禹天錫洪範首重五行故其陳謨即曰水火金木土穀於治水即曰六府孔修令行征伐亦即曰威侮五行益其世守範書如此

據書序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而孔傳云成湯子太丁未立而卒故湯没而太丁之子太甲嗣立即湯孫也自孟子有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之文而殷本紀遵之謂湯崩太丁早卒乃立太丁弟外丙三年而崩又立外丙弟仲壬四年而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斯二說未知誰是在漢儒亦莫知適從孔氏註尚書卽依書序趙岐註孟子卽照本紀至班固作律歷志引伊訓篇且兩騎作說曰太甲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竟以數人連稱之不知其為成湯耶太丁耶抑外丙耶如是而經義亡矣夫經稱祗見厥祖厥祖者湯也何以祗見謂將卽位而奠于殯也然則所殯者湯

矣經曰湯則雖書序亦不顧何況本紀或謂何以處孟子曰昔固有解之者矣外丙二歲卒仲壬四歲卒此在湯崩前未嗣位也然何以必及二人曰古傳位之法唯世與及殷尚傳及則必及二弟故終殷之世凡二十八君皆傳弟者而惟此二弟不傳則又烏得不及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宋儒皆謂商以建丑為正故夏之十二月丑月是正朔其不改稱正月而仍稱十二月者以朔改而月與時皆不改也此不讀書之論予已于

春秋春王正月文辨之詳矣然此太甲旣改元稱元祀而仍稱十二月亦必有說曰此十二月是建子之月夏之十一月商之十二月也若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則在商稱正月矣夫十二月何以為元祀也按周制遭喪而即位踰年而改元春秋十二公可驗也若商制則遭喪即位踰月而即改元假如先君以正月死則祗正月是先君之年二月即改元矣然此二月不得改正月也以新君元年與先君末年合此年而不得分也先君以

十一月死則十一月以前皆先君之年惟此十二月一月是新君元年然而此一月不得改正月也以先君未年合新君一月而共此年此月不得為新君所獨有也今據世紀成湯以丁未十三年崩則必崩于建亥十一月而太甲以建子十二月卽位改元故曰元祀十二月若過此以往卽為建丑正月卽太甲二年非元年矣然而太甲中篇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何也曰此亦建子之月夏之十一月商之十二月也按士虞禮公羊

傳荀子三年問諸書皆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畢者謂撤喪服可以即吉而行政也太甲自元年十一月服喪至三年之十月則適兩朞喪小記所云三年之喪再朞者而于是又加一月至二十五月而畢喪則仍是十有二月故孔傳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其云二十六月者則并祥後一月言也然而服闋矣故伊尹以冕服改凶即吉是元祀之十二月為元祀首月而三祀之十二月為三祀末月也皆十二

月也則皆建子月也

且其爲建子月又有徵矣人第知伊訓篇爲改元卽位而不知又有大者夫其云伊尹祠于先王又云奉嗣王祗見厥祖何也祗一成湯而旣稱先王又稱厥祖祗一奠殯而旣稱伊尹代祠又稱嗣王祗見雜出無理後讀漢律歷志知伊尹代祠是一事是越茀祭天嗣王祗見是一事是卽位奠殯其曰越茀祭天者正以此月爲建子之月卽夏之十一月值冬至朔旦禮當祭天雖有先

王之喪而祭天重大不以王事廢天事故越茀而行特遣冢宰代祠之經稱伊尹祠于先王先王者契也配天者也祭典所稱商人禘嚳而郊契是也此一事也其曰卽位奠殯則如康王卽位三宿三祭于先君柩前與侯甸羣后共行奠禮而然後卽位改元此則嗣王自行之且祗在湯殯故曰奉嗣王祗見厥祖厥祖湯也此又一事也然則此十二月本冬至之十一月矣律歷志云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越茀行事祭于方明其非

建丑商正之月經文顯然胡安國本屬陋儒其所傳春秋無一不錯而南宋儒者遵若科律必謂三正不改時月予因就諸經而屢辨之

唐虞三代皆立七廟歷見家語穀梁傳荀子及禮器王制祭法諸書而漢韋玄成無學謂天子祖五廟而鄭玄遵之致王肅發難劉歆駁正是非得失早巳瞭然而近代攻古文尚書者猶以太甲七世之廟為疑予于廟制及尚書寃詞論之詳矣特孔氏正義不慊鄭說不辨于

禮記註而于此稍發之且喪服小記有庶子王立廟之說鄭氏誤註孔氏于小記註不便駁正而反載于此此亦見前儒用心之苦有裨經學因亟取之
何言庶子王立廟也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此言正七廟也正七廟者一始祖四四親合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為二祧而七也乃又云庶子王亦如之正義引王肅等說謂受命之主是初基之王故立四親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

四親然猶別立巳之高祖以下之四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之類此其說在東漢張純朱博輩巳用其議使光武立元成哀平正四親廟又自立四親廟以所生父南頓令為皇考廟祖鉅鹿尉為皇祖考廟曾祖鬱林太守為皇曾祖考廟高祖節侯為皇高祖考廟此見之典制而在經在史皆可據者其後宋陸佃陳祥道輩亦能稱其說而程頤司馬光議濮禮明楊廷和議嘉靖大禮皆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始知學者貴通經

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所係甚鉅不可忽也詳見予辨定大禮議中

盤庚歷數遷國曰于今五邦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今將遷殷為五遷前儒謂五遷俱指先王言不得以遷殷漫入數内故鄭玄王肅輩皆云湯自商徙亳為二遷此皆强求五遷不可得而故析一以合之夫商亳本一地湯自南亳徙西亳祗一徙也安得以始居為一徙乎按汲冢古文有盤庚自奄遷于

殷語而殷本紀又云祖乙遷于邢意當時祖乙居耿之後因耿地被河患又遷他處如書序所云祖乙圮于耿者其曰圮則必已毀于水不能再居可知也雖祖乙所遷處或奄或邢尚未可定然而已遷矣則是亳囂相耿已經四遷與祖乙所遷而五此猶有據者若然則前儒所謂盤庚自耿遷殷者吾猶以為說經之疎也夫耿在祖乙時已圮矣尚自耿乎

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孔傳謂耳不聰

之異此以鼎耳作占也但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雉雊者羽孽也豈高宗視不明聽又不聰乎又漢五行志劉歆謂鼎者三公象也鼎以耳行鼎耳其樞機也羽蟲升鼎耳當有小人升三公之位以為政者夫高宗方升傅說以為相國語所云得傅說以來升之為公者而其祥如此則說非聖人而小人矣故予謂五行災祥繞不足信此其一也若荀悅申鑒又曰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人以為災而我以為瑞亦孰得辨

之
微子稱箕子為父師比干為少師師者師保之稱父者
大也父師少師猶周官三公稱太師三孤稱少師也若
謂箕子是微子叔父故有父稱則比干叔父稱少師者
不可通矣且服虔杜預謂箕子是紂庶兄其為紂何親
未有定也伏生大傳云禮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為
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此不過
鄉官之長並非諸父其稱父師者即太師也故史殷本

紂及微子世家皆稱箕子比干為太師少師此明驗矣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又史記太師疵少師彊論語太師摯少師陽皆樂官名

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蔡註以犧牷牲句用以容又句若孔傳謂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而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則以犧牷牲用為句以容將食又句初甚不耐既而思之犧牷牲者牲也用者黍稷也鼎實曰牲器實曰用

用與牲對器實者實于器者也以容將食者謂于以容之而犧牲黍稷俱取食之也將者取也正泰誓所云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也則其文非無解矣若蔡註曰用以容謂有司用相容隱則用以也既用又以世有此詞例乎況此是今文其所屬讀皆是漢文時晁錯親受之伏生者兩漢學官既勒功令而諸儒學僮並無敢私相篡易縱有異解安可并屬讀亦改之

尚書廣聽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廣聽錄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閻澧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廣聽録卷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泰誓惟十有三年孔傳謂是文王之年文王受命至九年而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又一年伐紂合十三年而後儒多非之蔡註因改作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予謂蔡註未必是孔傳未必非若武王不得有十三年也紂在文王時罪惡已稔文王伐密須伐黎伐崇殷喪岌

岌安得復有十三年虛度之理若武王則自即諸侯位後連即天子位十一年而崩並不當有即位十三年之事正義引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止一十四歲而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在文王卒時武王即諸侯位已八十三矣乃又十三年而始伐紂則九十有六將文王世子所云武王九十三而終者已死過三年也後儒讀書拘泥謂文王必不當稱王必不當受命改元夫稱王誠可疑文王世子武王呼

文王為君王或是後人追稱皇矣詩是類是禡行天子之禮或是後人追頌若改元則諸侯原有之春秋列國各自稱年而出國入國亦必改元以紀之如鄭厲公出奔中隔數主豈容仍舊衛獻公在外越十三年則于返國後自當更始故戰國魏惠王秦惠文王俱有後元年此正諸侯改元之明驗也文王自因羑後出而封西伯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則更新之會因而改元誰謂不可是以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一年歲在鶉火文

王更為受命之元年又九年而崩此其說武成有之武成云惟九年大統未集正謂改元後又越九年即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亦與說合蓋以九年合四十一年正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先九年受命是八十有九正是中壽（自七十至八十為下壽八十至九十為中壽九十至百年為上壽）中身者中壽之謂是文王改元原是經文況其稱受命皆是受天命與王之意無逸曰文王受命武成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皆指受天命言與中

庸武王末受命同宋儒有巧為立說謂受命是受商西伯之命非受天命皆不必也若武王則卽諸侯位時已八十三歲又四年為天子為八十六歲又七年而崩則正當九十三歲如是而泰誓武成無逸大戴禮文王世子帝王世紀無一不合卽史周本紀亦謂武王卽位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亦指文王年言魯世家亦然其小異者古文尚書後出西漢儒者皆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史記十年十字皆七年之誤又伏生大傳分著

七年謂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皆實指文王受命言若謂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則從來無此說然且諸經諸傳無一能通則是蔡註所云雖若近理要是小人之用心古聖古王全不如是善讀書者不可不察也

十有三年春春不在夏正寅月在周正子月孔傳以為周之孟春正義以為周建子月十一月皆是也而蔡註

必以為商周改正不改時春必在寅卯辰三月而不在子丑兩月真不可解按武王興師伐紂國語明載其月日其興師以前則伶州鳩謂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而漢律歷志從三統歷推之謂此是周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以是日歲星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與州鳩所言合也乃越三日而得周十三年正月辛卯朔州鳩所云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者是日日月合朔在斗前一度而次日壬辰辰星在天黿武成所云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者正二月二日以朔日死魄朔之二日為旁死魄是也乃自此而推至二十八日戊午而始至孟津武成所云既戊午師渡孟津與此所云大會于孟津者皆在此日而史官以春紀之則子月春矣其後越二日庚申為二月朔歷辛酉壬戌至癸亥為二月四日甲子為二月五日而一日布陳一日誅紂與武成牧誓國語及律歷志諸日無一不合徒用武斷何為乎若孔疏以二月庚申朔為辛酉朔改遲一日則于四日

癸亥五日甲子又不合矣此則其稍不簡點者要于月日則並無同異耳

武成原無脫誤而宋人必謂有脫誤程氏劉氏各有改本蔡氏則竟另刻一考定武成入經中按武成大告諸侯自王若曰嗚呼羣后以下述公劉太王王季以及文王之德自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以下述伐紂時告天地以商王逋罪數惡之禍此本告詞一串並無間斷而蔡氏謂告諸侯與禱鬼神截然兩事豈可漫無分別

乃以底商之罪告皇天后土一段移之伐紂之前以王若曰嗚呼羣后一段割在克商之後先禱天地後告諸侯何等條理然春秋時昭七年芋尹無宇曰昔先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罪淵藪則其所謂告皇天后土數紂罪藪者正其所為大告諸侯之言也無二詞也又國語伶州鳩敘述武成自癸亥布陳甲子克商後曰布令于商即大告諸侯也曰昭顯文德即其歷敘先王以及文王之德也曰底紂之多罪即底商

之罪告天地以數紂惡也皆是大告諸侯之詞並無禱詞且前後次第自王若曰嗚呼羣后以下一氣順敘並無彼我參錯一字其在伶州鳩芊尹無宇時定無有出入屋壁脫漏竹簡如今所云而其文如是茍非無良亦當緘口抱悔恧矣又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與丁未祀于周廟謂是兩時遂將既生魄節攙之生明之後丁未之前而漢魏諸儒註易卦引此亦是哉生明後直接丁未此時孔傳之行未過大河其所據書並非晉太保

鄭沖傳至城陽臧曹之本然其無不同有如是者嗟乎聖經一綫保守不足尚敢云改況改又必無一通者徒出醜耳戒之戒之

洪範九疇是書名即天所錫者周書王訪于箕子一篇是也第此是夏書而陳其書者係商臣箕子遂有稱商書者總之天帝授書本屬怪事而神禹則實有之觀其受書後作兩大事皆用九類疇者類也一是治水舜初分天下為一十二州而禹忽改為九州遽于帝舜前自

稱曰予決九川乃當水初治時謂水之爲患莫如江河因疏江曰九江鑿河曰九河及其既治則制田賦爲九等而田曰九土貢曰九貢賦曰九賦然且曰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無非九數是禹治洪水原取九類以爲法此一事也如此方與鯀堙洪水本文相合一是作樂五帝紀曰四海戴舜之功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益舜屢命禹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而禹以九類之義合六府三事爲九功定九功爲九敘以九敘作詠

為九歌遂以九歌而布之金石為九招且以九招而九變之謂之九成則是簫韶九成雖虞舜之樂而禹實為之是以夏本紀曰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而楚辭天問且曰啓棘賓商九辦九歌則禹傳子啓亦且傳九招之樂而功歌之是禹作九韶亦取九類以為法此又一事也然則禹之受九疇審矣故五行三德不見于諸經九功九歌不見于諸傳而禹實創言之惟禹謨洪範二書然後有五行九歌之文故禹自陳謨亦即用

九疇為言如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卽五行也正德利
用厚生卽農用八政乂用三德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卽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此春秋邵鉠每引其文以為
夏書非無謂也
自孔安國謂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
文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而劉向父子總承其說謂五
行五事諸名及敬用農用諸字皆洛書所有而班固五
行志且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

洛書本文于是漢後儒者皆羣然謂河圖畫八卦洛書陳洪範吾不知洛書是何物其與範通否皆不可得而定也然河圖洛書二物見于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皆出于伏羲之世且皆則以畫八卦安得有一出于夏時一則以作洪範之説又春秋緯云河圖為乾為天苞洛書為坤為地符河圖九篇用乾數洛書六篇用坤數則河圖為陽九洛書為陰六未聞洛書之數是九類也且易大傳註洛書摘辟日用十二月之卦以

定歳紀則但用畫卦並無他用且洪範本文明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天所錫者洪範九疇非洛書也若云天所錫者是洛書而禹法之為洪範九疇則當鯀未殛死時禹未法也即曰天乃不畀洪範九疇是禹未嘗法而先有其書大不通矣

乃宋儒無學忽以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為洛書夫戴九履一始于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即明堂九室制也東漢儒者竊其

說以為太乙下九宮法此在後漢書張衡傳中猶載之是以明堂南三宮曰二九四而九宮法則為戴九為二四為肩明堂中三宮曰七五三而九宮法則為中五為左三右七明堂北三宮曰六一八而九宮法則為履一為六八為足未嘗曰此洛書也宋陳摶偶拾其數遂以黑白點注繪之為圖而妄名洛書授劉牧邵雍諸人傳至南渡而蔡氏信之遂著為洪範皇極一書以大闡其說無論洪範一書有數無位五事不必在西南五紀不

必在東南八政不必左稽疑不必右五行不履五福不戴三德非西北庶徵非東北此與明堂方位陰陽向背絶不相涉而即以數言之明堂本大衍即陳摶所稱河圖者天一坎水地六乾水天三震木地八艮木地二離火天七巽火地四兑金天九坤金此大衍生成之數必不可易而八卦本體則地二離火在南天一坎水在北天三震木在東地四兑金在西坤艮乾巽四維相峙凡前後左右四方八面無非相刑相尅之數南北水火東西金木四

維相峙純以金木水火相沖殺而明堂大法將以和陰陽而調風雨使向背主客有順無逆因取西南四卦彼此相易坤兌在南離巽在西其在前後左維則坤九兌四之金可來生坎一乾六之水在東西右維則震三艮八之木可來生巽七離二之火而轉而相向則又水返還金火返還木主客相生連環不已是九宫之神直本明堂真公劉瞻原周公相宅遺法與八卦方位截然有分而至其為數則仍是坎一離二震三兌四乾六巽七

艮八坤九何則以天地生成之數不可易也今陳摶但
拾其數而妄稱為洛書蔡氏又但拾陳摶之圖而不知
為明堂九宮之數乃以戴九為離南則仍與履一坎㓙
右七為兊西則仍與左三震㓙二肩為坤四肩為巽則
仍與八足艮六足乾㓙是宮不成宮卦不成卦隂陽向
背何所取正且使伏羲以後孔子以前無故而有離九
坤二兊七巽四之卦數其為離經畔道莫此為甚而近
代厯家舍九宮正法而妄遂蔡誤且造之為一白二黑

三碧四緑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而亦以為洛書亦以為洪範夫洛書洪範固絶不相涉乃即明堂九宫顯然成法在大戴禮後漢書明堂月令易緯乾鑿度諸書歷歷可考而兩宋相傳一往譌錯致易書兩家各載其圖于易書之首而儒冠千萬悉俯首而受其誤真可惜也

五事配五行見之五行傳然夫子説卦原有之説卦以震東為木兑西為金離南為火坎北為水此五行之見

于八卦者也乃其配五事則以震為足足即貌也以體
貌從足起也是貌為木也又曰坎為耳離為目謂火外
光如目之視物水内明如耳之辨聲是視為火聽為水
也又曰兌為口口實司言兌又為金金有聲故言亦有
聲是即言為金也是以伏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
視屬火聽屬水此實本夫子易傳以為訓者蔡註不知
何據改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収金也則
于理既乖而于經于傳又别無所據直武斷矣孔傳解

書序于大戊祥桑之禍謂之貌不恭之罰而史記秦二世元年無雲而雷解曰易震為雷謂貌不恭也是以震為木所主在貌故雷禍木禍皆謂之貌不恭之罰此直本夫子易傳為言即視不明劉歆亦以為于易剛而包柔為離離為目為火故火沴則視不明此與八庶徵五氣所驗無一不同蔡註既毀二傳且于夫子書易顯相抵牾何不量至此

宋儒專誣古經為脫誤刪禹貢改武成無所不至可謂

罪大惡極矣至洪範篇則從來無云有脫誤者而蘇軾謂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皆五紀之文當在五曰歷數之後洪邁又謂五皇極中如斂時五福至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皆九五福之文而脫簡于此者至明儒且有謂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當是五皇極之文應移置以為天下王之下則是尚書一部不至如百本大學不止矣嗟乎人不讀書亦當讀史記試觀史微子世家全載洪範一篇與經文本並無異同又何曾有一字前後移

易而小人之腹動改古經不亦怪哉

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孔傳謂責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即今所云債也負大子之債于天天來取償必需一子死則旦代可矣此孺語之可笑者鄭玄謂丕即不也三王不愛子而任其死天必責之則何如以旦代之是天不欲死武王而三王死之尤為無理且丕非否也蔡註謂三王有保護元子之責于天不可令死如欲其死則旦請代之則于天無理且必增如欲其死四字非

解經法也惟徐仲山日記曰惟爾元孫某遘疾若此儻爾三王以為此雖我元孫實天之大子也其責甚重不可死則旦請代耳如此則于孫子二字俱有關合文理與語氣俱通貫矣責作任解太史公曰是予之責也夫義同

周公居東二年孔傳以居東為東征鄭玄以居東為避居于東二說分兩大門戶久矣少時亦主鄭說謂三叔流言成王方疑公不暇而公反東征而誅管蔡于情于

理俱覺未合因作國風省篇于鴟鴞詩力破東征之說久行于世以今思之則有殊不然者按祿父之畔與三叔流言不是兩時孟子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是管叔流言時殷已畔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明在一時金縢但言流言而不言畔者以成王疑公在流言不在畔耳豈有流言兩年而然後畔者此不然一也管叔既與祿父畔則無容避居坐視致二年之久萬一其勢已成則東征三年何益矣不然二也此云居東二

年而豳風東征之詩則恰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正義謂居東實二年而行役者合去來計之則有三年是兩經所言彼此恰合則真一事矣不然豈有避居如是久東征又如是久動輒以三年二年計者其不然三也惟居東即東征故但稱東一字而其地已見以三監在國東也其又稱東山謂太行山之東即戰國所稱山東者以三監衛地在太行東也若避居于東則是何東以為東都則是時殷頑未遷洛邑尚未成也以為東魯則魯

公未之國周公則留國于周終身未嘗一至魯也不然四也且避者避位而去猶今云避賢也冢宰去位亦一大事而乃成王不留二公不留豈任其自去耶然且避之至二年矣從來道公事者祗有東征三年一事並無避位二年一事此真後人妄談為經傳所絶無者不然五也且夫罪人亦難稱矣亦惟與祿父偕畔始名罪人故正義云管叔疑公有異志由不識大聖耳但啓商共畔其罪為重今乃但知流言為管蔡而遽曰罪人斯得

則所云罪者誰罪之所云得者誰得之不然六也且鴟鴞之詩管蔡既誅之詩也所宜更防者殷頑未靖耳此正營洛遷民爲名誥洛誥多士多方所張本而如曰鴟鴞爲東征以前之詩則既取我子毋毁我室何以爲解夫詩之東征三年即書之居東二年詩之既取我子即書之罪人斯得而今皆反之其不然七也且鄭氏創是說亦未就尚書經文一計之耳且其說甚荒唐不可訓鄭氏云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

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云云今以其說計之則是武王崩後周公為冢宰三年而遭流言又居東二年而啓金縢之書夫然後東征三年而誅管蔡則已共八年矣考之尚書大傳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洛誥所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經文也經文于七年之間在公

已東征營洛遷頑作誥居攝並畢嗣此將明農復辟而謂東征甫還而已踰七年則小說家事也然且未營洛邑而曰居東都取子毀室而曰成王殺公之親屬而奪其官位土地則直齊東野人之語而以此解經亂道也其不然八也

然則勿辟勿法也謂不誅禄父也居東東征也謂次其地而相機而入若居守然慎其事也此時奉王命而往大誥所云周公稱成王之命以誥天下是也罪人斯得

法祿父以法二叔也貽詩曰鴟鴞謂當營洛邑遷殷頑民也肆予小子其新逆以東征雖畢而鎮撫未還王遣人迎公以圖更新也王出郊郊天也

若康誥酒誥皆卽以三監與殷之舊地封之康叔而然後圖遷頑之事書傳所謂四年封康叔五年營洛邑是也但考左傳與書序與洛誥則誥康叔作康誥皆在周公攝政七年營洛遷頑之際見洛誥命周公後條至漢地理志以殷管蔡為三監謂共監殷民則殷民而

可以禄父監之者乎孟子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則管所監之殷卽所畔之殷也監者禄父畔亦禄父矣況管叔及其羣弟謂蔡叔霍叔也蔡仲之命所云降霍叔為庶人是也若止蔡叔一人何謂羣弟故書稱三監則祇管蔡霍而無禄父詩稱四國則及禄父矣若謂四國是管蔡商奄則當時同畔尚有淮夷豈止四國乎周公相成王定四國商奄之叛而以禄父之地封康叔于衛此在諸經諸傳及周秦漢魏晉儒說皆無同異則

亦可無疑矣乃以康誥篇中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語謂成王不當稱康叔為弟周公奉成王之命又不當自稱為弟而虛假王命以冠其首遂武斷謂是武王誥康叔之文強據史記武王克商時衛康叔封布兹而汲冢周書亦有衛叔封傳禮句是康叔是時能隨武王伐紂不必年幼何以不封夫叔之晚封原非以幼故既稱為康則已分畿内國矣且即隨武伐紂亦不必皆封毛叔鄭奉明水則但分畿内毛國而其後全不加封況

史記明云康叔隨武伐紂又明云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分殷地為二一封微子啓于宋一封康叔于衞是史記布茲一語未足定武王封叔之案也何則史别有封叔文也且蔡氏但曉成王封康叔一語出自書序而不知不止于此夫書序本周史文周禮所謂外史達書名于四方者即是其書固與本誥同出原未有誤乃又有所據最確無容置喙者春秋定四年晉侯假王命以會召陵將長蔡于衞而祝鮀争之有曰武王克商成

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之職事于魯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皡之墟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并武父圃田有閻相土諸土地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則不特成王滅殷後封伯禽康叔且分諸殷民土地歷歷指數有名有物抑且康誥之作明屬此時此周史策書左氏得之以傳春秋者譬之隆萬年間史官紀國初洪永年封國之事以本朝史官述本朝分

藩掌故豈有未確于此不信則天下無信書矣葢宋人大患全在據一理以槩古事夫聖賢用心有在恒理之外者孟子明云君子所為衆人不識一據恒理則小人之腹矣故康誥一篇是周公奉王命以作誥者然仍以公命其稱王若曰假詞耳若其稱武王寡兄則徐仲山日記有云周公假武王之命以作詞猶武王合文王之年以紀歳者此皆不忍亡先王之義且祝鮀明云武王克商成王定之是成王滅祿父仍歸本于武之克商故

誥中稱寡兄且無一語頌武德有以也此則精于解經者若一槪武斷則焚書矣由此觀之則大誥之稱寧王寧考寧人其不註武王而註文王者皆是此意而蘇軾蔡沈俱改為武王而不之察也又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多言刑罰而祝鮀云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則康叔晚封實留于畿内代蘇忿生為司寇至封衛時猶兼其官故誥屢及之而陋者又云康誥是武王命叔為司寇非

成王封衛則于誥辭封東土殷民世享又不合矣解經貴有據又貴通貫不得執此以廢彼又不得橫據一理使天下之書舍而就我學古者知之

尚書廣聽録卷三